

我怎樣認識國父孫先生

Nov
dy

Julia Haw

王雲五等著
孫科敬題



我怎樣認識國父孫先生

王雲五等著

傳記文學叢刊之三

僕姓孫名文字載之號逸仙藉隸廣東

廣州府香山縣生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華

歷十月十六日幼讀儒書十二歲畢經業

十三歲隨母往夏威夷島始見輪舟之奇

Hawaiian Islands

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

想是年母復回華文遂留島依兄入英監

Yokami College, Honolulu

督所掌之書院肄業英文三年後再入

Oahu College, Honolulu

美人所設之書院肄業此為島中最高

之書院初擬在此滿業即往美國入大

書院肄習專門之學後兄因其切慕

耶穌之道恐文進教為親督責着令

回華是十八歲時也抵家後親亦無所督

責隨其所慕居鄉數月即往香港再

Queen's Home Hong Kong

習英文先入拔粹書室數月之後轉入

Queen's College

香港書院又數月因家事離院再往夏島

數月而回自是停習英文復治中國經史之

學二十歲改習西醫先入廣東省城美教

Canton Hospital

士所設之博濟醫院肄業次年轉入香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

港新創之西醫書院五年滿業考拔

前茅時二十六歲矣此從師游學之大畧也

文早歲志窺遠大性慕新奇故所學

多博雜不純於中學則獨好三代兩漢

之文於西學則雅癖達文之道而格致政

事亦常流覽至於教則崇耶穌於人

則仰中華之湯武暨美國華盛頓焉

See Index & China Telegraph. 26 Oct. 1896.

我怎樣認識國父孫先生 目錄

一、國父自述

國父手書自傳	(一)
國父自述革命經過	(三)
國父自述倫敦被難記	(三一)

二、我怎樣認識國父孫先生 (姓氏筆劃序)

我怎樣認識國父孫先生	王雲五 (六三)
從歷史與時代觀察國父思想	王雲五 (六七)
追憶國父述略	王寵惠 (七五)
孫大元帥東征日記	古應芬 (七九)
我亦一講中山先生	吳稚暉 (八七)
憶述總理言行二三事	吳鐵城 (九〇)
總理病逝前後	李 榮 (九六)
中山先生胸襟浩瀚	李石曾 (一〇〇)
吳稚暉先生與中山先生初次晤面的經過	李書華 (一〇五)
初謁總理與加入同盟會	李烈鈞 (一二四)

華僑眼中的孫中山先生	李樸生 (一二六)
三次恭迎總理記	冷 欣 (一三〇)
民十二國父經過香港盛況	周卓懷 (一三八)
總理學記	邵元冲 (一四二)
總理護法實錄	邵元冲 (一四六)
初見總理與參加同盟會	胡漢民 (一六二)
從總理至滬轉寧與襄助組織臨時政府	胡漢民 (一六四)
總理在東京創辦秘密軍事學校簡紀	胡毅生 (一六九)
平山周與國父之往來	馬伯援 (一七二)
國父廣州蒙難之經過	馬超俊 (一七四)
總理好友咸馬里將軍與太平洋戰爭	張 繼 (一八九)
孫先生起居注	張永福 (一九二)
孫先生在晚晴園之生活	張永福 (一九六)
國父給我的啓示	張知本 (一九八)
國父的大學時代	張其昀 (二〇二)
紀念國父回憶往事	張承禎 (二〇五)
赴法國前晉謁國父的經過	張道藩 (二〇八)
總理民元視察太原追憶	梁上棟 (二一一)

黃花之役國父行蹤	梅喬林 (二一六)
國父的信徒威廉博士	陳之邁 (二一九)
紀東京留學生歡迎孫君逸仙事	陳天華 (二二六)
孫先生最初之革命言論與行動	陳少白 (二三一)
上李鴻章書之經過	陳少白 (二三六)
國父與頭山滿及宮崎兄弟	陳固亭 (二三八)
總理與晚晴園	陳楚楠 (二四四)
總理在香港	陸丹林 (二五四)
孫總理信奉耶穌教之經過	馮自由 (二六一)
癸卯孫總理在日本狀況	馮自由 (二六七)
我心目中的國父	程天放 (二六九)
國父的讀書生活	黃季陸 (二七五)
追憶中山先生的音容	黃季陸 (二八〇)
國父與臺灣	黃純青 (二九三)
中山先生親征錄	黃惠龍 (三〇四)
總理演講三民主義	鄒魯 (三二三)
總理北上與逝世	鄒魯 (三三〇)
孫總理三度遊美事略	廖平子 (三三三)

先總理舊德錄	劉成禺 (三三六)
總理在歐洲最初倡導革命之情形	劉光謙 (三五六)
孫大總統廣州蒙難日記	蔣中正 (三五八)
追憶中山先生	蔣夢麟 (三七六)
我怎樣認識總理與加入同盟會	鄧家彥 (三七九)
馬丁謁見總理紀實	鄧家彥 (三八三)
追隨國父之回憶	鄧慕韓 (三八五)
恭述國父二三事	鄭彥棻 (三九二)
國父在海外	鄭彥棻 (三九四)
我的老友孫逸仙先生	鍾工宇 (四一〇)
國父在西醫書院研讀之景況與日常生活	羅香林 (四一七)

三、附錄

孫逸仙傳記作者序	林百克 (四二四)
孫逸仙傳記	林百克 (四二六)
編輯後記	(四八一)

國父手書自傳

——民國紀元前十五年（一八九六）應英國國橋大學教授霍爾斯氏之請所作

比聞簡師（指康德黎，國父致香港道濟會堂區鳳輝長老書，稱康曰簡地利）盛稱足下深于中國文學，著述如林。近欲將僕生平事跡，附入大作之內，並轉示瑤函，屬爲布復；拜讀之下，愧不敢當！

夫僕也，半世無成，壯懷未已。生於晚世，目不得觀堯舜之風，先王之化。心傷鞭虜苛殘，生民憔悴，遂甘赴湯火，不讓當仁。糾合英雄，建旗倡義，擬驅除殘賊，再造中華，以復三代之規，而步泰西之法，使萬姓超躋，庶物昌運，此則應天順人之作也。乃以人謀未臧，勢偶不利，暫輟光銳，以待異時。來游上邦，以觀隆治。不意清虜蓄此陰謀，肆其陷害，目無友邦，顯違公法，暴虐無道，可見一斑。所賴貴國政仁法美，一夫不獲，引以爲辜。奸計不成，僕之幸也，抑亦中國四百兆生民之幸也。

足下昔遊敝邦，潛心經史，當必能恍然於敝國古先聖賢王教化文明之盛也。乃自清虜入寇，明社丘墟，中國文明淪于蠻野，從來生民禍烈，未有若斯之亟也。中華有志之士，無不扼腕椎心。此僕所以出萬死一生之計，以拯斯民于水火之中，而扶華夏于分崩之際也。獨恐志願宏奢，力有不逮耳。故久欲訪求貴國士大夫之諳敝邦文獻者以資教益，並欲羅致貴國賢才奇傑以助宏圖。足下目覩中國之瘡痍，民生之困楚，揆之胞與仁人義士，豈不同情？茲明雅譽，思切葵傾，熱血滿腔，敢爲一吐。

更有懇者，僕等今欲除虜興治，罰罪救民，步法泰西，輯睦鄰國，通商惠工各等事端，舉措施行，尙無良策。

足下高明，當有所見，幸爲賜教，匡我缺失，是所禱冀。至于僕生平事跡，本無足紀，既承明問，用述以聞：

僕姓孫名文，字載之，號逸仙，籍隸廣東廣州府香山縣，生于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華曆十月十六日。幼讀儒書，十二歲畢經業。十三歲隨母往夏威夷島 Hawaiian Islands，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濶，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是年母復回華，文遂留島依兄，入英監督所掌之書院 Iolani College, Honolulu 肄業英文。三年後，再入美人所設之書院 Oahu College, Honolulu 肄業，此爲島中最高之書院。初擬在此滿業，即往美國入大書院，肄習專門之學。後兄因其切慕耶穌之道，恐文進教，爲親督責，着令回華，是十八歲時也。抵家後，親亦無所督責，隨其所慕。居鄉數月，即往香港，再習英文，先入拔萃書室 Diaison Home, Hongkong，數月之後，轉入香港書院 Queen's College。又數月，因家事離院，再往夏島，數月而回。自是停習英文，復治中國經史之學。二十一歲改習西醫，先入廣東省城美教士所設之博濟醫院 Canton Hospital 肄業，次年轉入香港新創之西醫書院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kong。六年滿業，考拔前茅，時二十六歲矣，此從師游學之大略也。文早歲志窺遠大，性慕新奇，故所學多博雜不純，于中學則獨好三代兩漢之文，于西學則雅癖達爾文 Darwinism 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瀏覽，至于教則崇耶穌，于人則仰中華之湯武暨美國華盛頓焉。（錄自「國父全集」第六集雜著）

國父自述革命經過

一 有志竟成

(一) 緒言

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而爲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也。此古今之革命繼新興邦建國等事業是也。

予之提倡共和革命於中國也，幸已達破壞之成功；而建設事業，雖未就緒，然希望日佳，予敢信必能達完全之目的也。故追述革命原起，以勵來者，且以自勉焉。

夫自民國建元以來，各國文人學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之著作，不下千數百種，類多道聽塗說之辭，鮮能知革命之事實；而於革命之原起，更無從追述，故多有本於予之「倫敦被難記」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該章所述，本甚簡略，且於二十餘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尙成問題，而當時雖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諱，故尙未敢自承與中會爲余所創設者，又未敢表示與中會之本旨爲傾覆滿清者。今於此特修正之，以輔事實也。

茲篇所述，皆就予三十年來所記憶之事實而追述之。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會成立之時，幾爲予一人之革命也，故事甚簡單，而於贊襄之要人，皆能一一錄之無遺。自同盟會成立以後，則事體日繁，附和日衆，而海外熱心

華僑，內地忠烈士，各重要人物，不能畢錄於茲篇，當俟之修革命黨史時，乃能全爲補錄也。

(二) 革命言論時代

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爲鼓吹之地，借醫術爲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

當予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也，於同學中物識有鄭士良號弼臣者，其爲人豪俠尙義，廣交遊，所結納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予一見則奇之，稍與相習，則與之談革命，士良一聞而悅服；並告以彼曾投入會黨，如他日有事，彼可爲我羅致會黨，以聽指揮云。

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詞，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祇陳少白、尤少純、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若其他之交遊聞言者，不以爲大逆不道而避之，則以中風病狂相視也。予與陳、尤、楊三人，常住香港，听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爲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爲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爲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爲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門之戚友交遊，皆呼予等爲「四大寇」。此爲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

(三) 革命運動之開始——創立興中會

及予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而實則爲革命運動之開始也。

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聯絡防營，門徑既通，端倪略備。予乃與陸皓東北遊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爲有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創立興中會，欲糾合海外華僑，以收臂

助。不圖風氣未開，人心錮塞，在檀鼓吹數月，應者寥寥，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彰二人，願傾家相助，及其他親友數十人之贊同而已。

(四) 第一次革命

時適清兵屢敗，高麗既失，旅、威繼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敗盡露，人心憤激。上海同志宋耀如乃函促歸國，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與鄧蔭南及三五同志返國，以策進行。欲襲取廣州以爲根據，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爲幹部；設農學會於羊城爲機關。當時贊襄幹部事務者，有鄧蔭南、楊衢雲、黃詠商、陳少白等；而助運籌於羊城機關者，則陸皓東、鄭士良並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也。予則常往來廣州、香港之間，慘淡經營，已過半載，籌備甚週。聲勢頗衆。本可一擊而生絕大之影響，乃以運械不慎，致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事機乃洩。而吾黨健將陸皓東殉焉，此爲中國有史以來爲共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也。同時被株連而死者，則有丘四、朱貴全二人，被捕者七十餘人。而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與焉，後竟病死獄中。其餘之人，或囚或釋。此乙未九月九日爲予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

敗後三日，予尚在廣州城內，十餘日後，乃得由間道脫險，出自香港。隨與鄭士良、陳少白同渡日本，略住橫濱。時予以返國無期，乃斷髮改裝，重遊檀島。而士良則歸國，收拾餘衆，布置一切，以謀捲土重來。少白則獨留日本，以考察東邦國情，予乃介紹之於日友菅原傳。此友爲往日在檀所識者。後少白由彼介紹於曾根俊虎。由俊虎而識宮崎彌藏，即宮崎寅藏之兄也。此爲革命黨與日本人士相交之始也。

(五) 秘密會黨之追述

予到檀島後，復集合同志，以推廣興中會。然已有舊同志以失敗而灰心者，亦有新聞道而赴義者；惟卒以風氣

未開，進行遲滯。以久留檀島，無大可爲，遂決計赴美，以聯絡彼地華僑，蓋其家比檀島多數倍也。

行有日矣。一日，散步市外，忽遇有馳車迎面而來者，乃吾師康德黎與其夫人也。吾遂一躍登車，彼夫婦不勝詫異，幾疑爲暴客，蓋吾已改裝易服，彼不認識也。予乃曰：「我孫逸仙也」，遂相笑握手。問以「何爲而至此？」曰：「回國道經此地，舟停而登岸流覽風光也。」予乃趁車同遊，爲之指導。遊畢登舟，予乃告以「予將作環繞地球之遊，不日將由此赴美，隨將到英，相見不遠也。」遂歡握而別。

美洲之華僑風氣蔽塞，較檀島尤甚。故予由太平洋東岸之三藩市登陸，橫過美洲大陸，至大西洋西岸之紐約市，沿途所過多處，或留數日或十數日，所至皆說以祖國危亡，清政腐敗，非從民族根本改革，無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責。然而勸者諄諄，聽者終歸藐藐。其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數十人而已。

然美洲各地華僑，多立有洪門會館。洪門者，創設於明朝遺老，起於康熙時代。蓋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圖恢復，誓不臣清，捨生赴義，屢起屢蹶，與虜拼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勢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盡。二三遺老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義之根苗，流傳後代，故以反清復明之宗旨，結爲團體，以待後有起者，可藉爲資助也。此殆洪門創設之本意也。然其事必當極爲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覺也。夫政府之爪牙爲官吏，而官吏之耳目爲士紳，故凡所謂士大夫之類，皆所當忌，而須嚴爲杜絕者，然後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潛滋暗長於異族專制政府之下。以此條件而立會，將以何道而後可？必也以最合羣家心理之事跡，而傳民族國家之思想。故洪門之拜會，則以演戲爲之，蓋此最易動羣衆之視聽也。其傳布思想，則以不平之心，復仇之事導之，此最易發常人之感情也。其口號暗語，則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聞而生厭，遠而避之者也。其固結團體，則以博愛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顧，患難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無家遊子之需要也。而最終乃傳以民族主義，以期達其反清復明之目的焉。

國內之會黨，常有與官吏衝突，故猶不忘其與清政府居於反對之地位，而反清復明之口頭語，尚多了解其義

者。而海外之會黨，多處於他國自由政府之下。其結會之需要，不過爲手足患難之聯絡而已，政治之意味，殆全失矣，故反清復明之口頭語，亦多有不知其義者。當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門之人，初亦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復明何爲者？彼家多不能答也。後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數年，而洪門之家，乃始知彼等原爲民族老革命黨也。

（六）倫敦被難始末

然當時予之遊美洲也，不過爲初期之播種，實無大影響於革命前途也；然已大觸清廷之忌矣。故於甫抵倫敦之時，即遭使館之陷，幾致不測。幸得吾師康德黎竭力營救，始能脫險。此則檀島之邂逅，真有天幸存焉，否則吾尙無由知彼之歸國，彼亦無由知吾之來倫敦也。

（七）三民主義主張之所由完成

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爲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

（八）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時代

時歐洲尙無留學生，又鮮華僑，雖欲爲革命之鼓吹，其道無由。然吾生平所志，以革命爲唯一之天職，故不欲久處歐洲，曠廢革命之時日，遂往日本，以其地與中國相近，消息易通，便於籌畫也。

抵日本後，其民黨領袖犬養毅遣宮崎寅藏、平山周二人來橫濱歡迎，乃引至東京相會，一見如舊識，抵掌談天